

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英国卷）之四

David Holdeman © 著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W.B. Yeats
威廉·巴特勒·叶芝

 文学名家研习系列（英国卷）之四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W.B. Yeats

威廉·巴特勒·叶芝

David Holdeman © 著

董洪川 © 导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威廉·巴特勒·叶芝 / 霍尔德曼 (Holderman, D.) 著; 董洪川导读.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 英国卷)

ISBN 978-7-5446-1011-7

I. 威… II. ①霍… ②董… III. 叶芝, F. D. (1865~1939) —人物研究

IV. K835.6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22297号

图字: 09-2008-084号

W. B. Yeats, 1st (ISBN 978-0-521-54737-6) by David Holdeman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reprint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8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本书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本书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此版本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不得出口。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邵海华

印 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787×965 1/16 印张 11 字数 205千字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1011-7 / I · 0054

定 价: 31.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编委会

主任：王守仁（英国卷） 虞建华（美国卷）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岚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刘守兰 云南师范大学

朱 刚 南京大学

朱振武 上海大学

李维屏 上海外国语大学

吴其尧 上海外国语大学

何其莘 中国人民大学

杨金才 南京大学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

董洪川 四川外语学院

总序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特别是英语专业学生学习英国文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从国外引进了这套“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丛书。正如封底文字所说，本系列丛书旨在向学生介绍英美经典作家，而普通读者如果想进一步了解自己所喜爱的作家作品，也会发现这套丛书富有吸引力。

英国文学是英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的英国文化与文明的精华，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英国文学是英语语言艺术的结晶。英语表意功能强，文体风格变化多，或高雅，或通俗，或含蓄，或明快，或婉约，或粗犷，其丰富的表现力和独特的魅力在英国作家作品里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发挥。要真正掌握英语，必须阅读和了解优秀的英国文学作品，英国文学因此成为高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英国文学源远流长，经历了长期、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各种现实的、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力量对文学发生着影响，文学也遵循自身规律，历经了盎格鲁—撒克逊、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等不同历史阶段。“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丛书（英国卷）是开放式的，首批推出莎士比亚、奥斯丁、康拉德、叶芝、T·S·艾略特、乔伊斯、伍尔夫、贝克特等8位名家，他们均为英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对推动英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8位名家的创作领域涵盖了小说、诗歌和戏剧，而叶芝、T·S·艾略特和贝克特分别为1923、1948、196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本系列丛书入选名家的经典性。

大学本科课程要符合基础性、研究性和前沿性的要求。本科教育的重要任务是让学生掌握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同时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使之有较强的“问题意识”，能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学会使用研究方法，进行学术探讨；另外，要让学生知悉学科

发展的最新动态,对专业领域内的前沿课题有所了解。“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丛书(英国卷)的设计思想和内容与大学本科教育的要求基本上是吻合的。每册书均由学有所成的专家一人撰写,一气呵成,而不是多人合写的论文集。作者均为专业领域里有着较深造诣的学者,对材料驾轻就熟,可以针对本科生的水平,深入浅出,娓娓道来。每册书的基本内容为作家的简要生平(Life)、主要作品(Works)、历史语境(Context)和作品接受情况(Reception),不仅比较全面地提供相关作家的基本信息,体现基础性特点,而且以作者深厚的学术研究为依托,从独特的视角解读剖析文本,系统梳理各种评论观点,介绍最新研究进展,引导学生开展学术研究。因此,本系列丛书也可用作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文学方向研究生的参考书。书末附有进一步学习所需的阅读书目,推荐了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对学生撰写课程论文或毕业论文很有帮助。

应当指出,阅读英国文学指南类书籍并不能替代阅读英国文学作品本身。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道德(ethical)和审美(aesthetic)指向,正如巴金所说,它们教育人,要人变得更好,同时给人美的享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阅读文学作品的体验:有时,一本小说、一首诗或一出戏会让我们感动,让我们激奋,让我们思绪万千,难以释手。我们之所以能有情感的涌动和心灵的感悟,是因为我们对真善美有追求。部分英语专业学生因为中西文化差异和英语语言水平的障碍,无法从阅读英国文学原著中获得愉悦。我们应努力改变这种局面,让学生对英国文学有发自内心的热忱和需求,在阅读过程中找到对文学的美好感觉,而对英国文学名家的研习可以帮助我们进入文学世界。

近年来国内已出版了几套英国文学指南或导读类书籍,但“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丛书(英国卷)于2006年才问世,是迄今为止最新的一套,材料新,观点新,兼顾普及性和专业性。我相信“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丛书(英国卷)会成为我们学习英国文学的良师益友。

王守仁

南京大学

导 读

◎ 董洪川

当你老了，两鬓染白，睡意沉沉，
在炉火边打盹，请取下这部诗，
慢慢品读，回想你当年的双眸，
何等温柔，还有那波影深深。

多少人曾经爱慕你妩媚的青春时光，
爱慕你的美貌，或是真情或是假意，
但有一人爱你那颗圣洁虔诚的心，
爱你那日渐衰老的脸上的悲戚。

——《当你老了》

旋转呀旋转，在不断扩张的旋体上，
猎鹰已听不到主人的召唤，
一切都在溃散，中心再也不稳，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
到处，纯真的礼仪被淹没。

——《基督重临》

人生易逝，爱情不朽！因此，千百年来，多少代文人墨客为爱情而不知疲惫地吟咏歌唱，留下了难以数记的爱情华章。然而，《当你老了》却以独特的构思、真切的情感、舒缓而优美的曲调，将爱的失落、爱的忧伤、爱的高尚和爱的永恒轻轻地诉说。当青春已从你指间流逝，风华成为云烟，在某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孤灯作伴，捧读这首诗，相信你的心灵将

会被深深地震动，感叹诗行的沉重！感叹诗人的伟大！20世纪，灾难深重。大战的硝烟四处弥漫，血腥与杀戮充斥于寰宇的每一个角落。人类在堕落，世间只有“冰与火”。欲望在燃烧，仇恨到处滋长。从《恶之花》到《荒原》，现代诗人们用缪斯恩赐的慧眼审视着人世的不幸，写出了最为悲凉的诗句。“一切都在溃散，中心再也不稳，/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这就是《基督重临》描述的我们的世界。多么深刻的诗！多么深刻的诗人！

《当你老了》用语简朴，意象清新，风格平易；《基督重临》意象诡异，诗风冷峻，思想深邃。但它们同样动人，同样成为了英语诗歌中的经典名篇。这就是叶芝——“永远的爱尔兰诗人！”现代派文学大师T·S·艾略特称他是“20世纪英语最伟大的诗人”。

“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之《叶芝》是对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家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的综述与评介。叶芝，爱尔兰人，20世纪西方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同时，他还是戏剧家和文学理论家，也曾经是非常忙碌的社会活动家。他的诗作对当代英国和爱尔兰诗歌乃至整个英语诗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23年，他以“始终富于灵感的诗歌，并以精美的艺术形式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精神”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的颁奖词称：“用‘伟大’一词来概括叶芝如此一生的工作，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本书为北德克萨斯大学英文教授戴卫·霍尔德曼所著，2006年出版。全书分为四章，前三章以编年史的方式分别对早年叶芝、中年叶芝和晚年叶芝的生活和创作进行评介，最后一章对近百年的叶芝研究进行综述，题名为“叶芝批评”。本书是根据最近出版的叶芝传记、信札和新整理的文集，以及包括女性主义者和后殖民批评家在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撰写的全面评述叶芝各种文类的著作。总体上看，本书至少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综述全面，几乎包括了诗人从青少年到最后时期所有的诗歌、戏剧、评论和小说；二是注重史实，前三个部分的述评都紧紧结合诗人的家庭、婚

姻等生活事实以及当时英国和爱尔兰的历史、文学发展状况；三是材料新颖，作者在述评中参考最新近的叶芝研究成果；四是观点鲜明，作者讨论一些历来学界有争论的问题譬如对叶芝晚年的评价时，总是以史实为据，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五是信息量大，各章在注释中列出了关于叶芝研究的相关信息，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叶芝在《对我创作的总介绍》一文中说：“诗人在他的以生活的悲剧为素材的最佳作品中总要写他个人的生活，无论怎样的生活、悔恨、失恋或者纯粹的孤独。”本书正是将叶芝的诗歌、戏剧、小说与其生活经历、文学与历史语境结合在一起考察，力图还原叶芝生命轨迹的原貌，在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探察诗人的意义。

本书第一章“早期叶芝”勾勒出诗人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生活和作品，重点描述了诗人民族主义思想和神秘主义思想的形成经过及在作品中的表达。一个人童年的经历往往对其人生观产生重大影响，叶芝也不例外。1865年6月13日，叶芝出生在爱尔兰都柏林郡一个靠近海边的小镇山迪蒙（Sandymount）。诗人早年家庭的经济困境、父亲在事业上的不成功以及经常性的迁居使得诗人幼小的心灵失去安全感，加之19世纪末爱尔兰在政治和社会的种种矛盾冲突，诗人更感焦虑和惶惑。他的母亲苏珊（1841-1900）来自斯莱戈郡（Sligo）的富有人家。父亲约翰·巴特勒·叶芝（1839-1922）是一位先拉斐尔派的肖像画家，思想活跃。结婚时，他在学习法律，后转向梦寐以求的艺术。叶芝出生后不久，其父为了学习绘画，1868年带领家人迁居伦敦。父亲在达尔文和J·S·米尔等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下，放弃了基督教信仰而逐渐形成了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世界观，希望艺术担当宗教的责任。父亲“这种与传统的断然决绝最终在W·B·叶芝的成长中产生了作用”（p.2）^①。

1880年，叶芝全家又搬到都柏林，起初住在市区，后搬到郊外的豪斯（Howth）。在豪斯的时光是诗人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地方周围是丘陵和树木，相传有精灵出没。叶芝家的女仆熟知各种乡野传奇，激发起诗人无限想象。1884年后，叶芝去大都会艺术学校（Metropolitan School of Art）

^① “导读”部分凡引本书内容都在引文后括弧中注出页码。

学习两年。父亲选择了绘画事业，没有为家庭带来收入，家庭经济一直比较拮据。母亲对家庭经济困境十分不满，也不喜欢生活在伦敦。失去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对母亲打击很大，她整天郁郁寡欢，仅58岁就离开人世（1900）。她忧郁哀伤的面孔在孩子们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887年他们再次移居伦敦后，叶芝不仅结识了后来给予他大量帮助和提携的《国内观察》编辑W·E·亨雷，还认识了萧伯纳、王尔德等文化界名流。尽管人在伦敦，但诗人心中一直想念爱尔兰，每到夏天，他总是要回斯莱戈去度假，住在祖父的Merville大庄园。在童年和青年叶芝的眼里，那里是和谐平静、物质富有的象征，给予诗人无限的欢乐。斯莱戈成为叶芝一生挥之不去的情结。那里民风淳朴、风景绚丽，成为诗人心中秀美爱尔兰的象征。而伦敦则显得肮脏、粗俗、世故。为了给自己的殖民统治找到合法的理由，英格兰把爱尔兰妖魔化，把爱尔兰描述为没有理性、野蛮的落后民族。叶芝针锋相对，为读者展示了一个美丽、健康，充满智慧和激情的爱尔兰，这尤其表现在其早期描写爱尔兰美丽风光的浪漫主义诗歌之中。这样，诗人实际上为自己构建满意的身份奠定了基础。

但是，斯莱戈并不能完全减轻诗人的焦虑，因为每次返乡都必须面临重回伦敦的痛苦。这样的来回往返使他“怀疑自己是否真正属于其中的某一方”（p.4）。叶芝的青年时代就是在斯莱戈、伦敦和都柏林这三个地方度过的。这三个地方也成为其创作思想形成的主要中心。“作为一个孩子，由于不断在伦敦和故乡之间往返，他强烈地意识到：殖民地爱尔兰和宗主国英国之间有巨大隔阂与冲突，而在爱尔兰也有英国移民天主教后裔与他们的邻居——贫穷、没有权力的凯尔特人的区别。”（p.2）

1891年，叶芝与伦敦青年诗人E·莱斯等建立了“诗人俱乐部”（Rhymers' Club），成员有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加利纳、道森、西蒙斯。他们定期聚会，谈诗说文。这些人受先拉斐尔派和佩特的影响，对法国波德莱尔等诗人很有兴趣。叶芝受西蒙斯的影响特别深。同时，叶芝还在伦敦参加了当地一些爱尔兰作家和学者组织的“爱尔兰文学会”，开始从事整理和宣传爱尔兰文化的社会活动。1897-1898年间叶芝曾积极参加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后来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复苏爱尔兰文艺。因为，在叶芝

看来，通过文艺可以创造出一个民族的灵魂。叶芝20岁时认识了流亡归来的芬尼亚组织（Fenian）领导人约翰·奥利里（John O’leary, 1830–1907），奥利里认为爱尔兰发展民族文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就政治观而言，“奥利里的影响是关键的”（pp5–6）。他为叶芝的创作指明了方向：文学应该与爱尔兰民族紧密相连。叶芝后来曾说：“我深信——我诗歌中的风景必须要取材于我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叶芝被誉为是“永远的爱尔兰诗人”，这与奥利里的影响不无关系。

由于19世纪的科学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对《圣经》上的教条表示怀疑。叶芝认同他父亲的怀疑主义思想，但他在精神上又渴求一种统一。诗人于是转向神秘智慧。1885年，诗人加入了“都柏林秘术兄弟会”，开始接触东西方神秘主义。1900年，他甚至成为“金黎明秘术兄弟会”的领袖。他认识到诗歌所创造的美学上的统一与神秘咒语散发出的精神力量极其相似。诗歌运用象征唤起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把生活的碎片整合为深层的隐秘的统一。晚年时，叶芝沉溺于神秘主义和通灵术之中不能自拔。

在某种意义上，叶芝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文学家。他一生著述丰硕，作品主题多变，风格繁复，思想深邃。这与他青少年时期复杂的人生经历是密切相关的。

二

《十字路口》是叶芝最早的一部诗集（1889）。这本诗集主要取材于爱尔兰古代的勇士传说和神话故事，表达了诗人对世外桃源的想象与憧憬——王子与公主、殿堂、孔雀与神秘的莲花等等；同时也掺杂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寂寞与焦虑。开篇之作“快乐的牧羊人之歌”反映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和牧歌传统对诗人的影响。多首诗表达了诗人的不确定感，如“忧伤的牧人”、“印度人论上帝”等。“乌辛的漫游”和“疯狂的戈尔”两首诗则显示了叶芝对爱尔兰民族文化强烈的责任感：它们把爱尔兰同英雄主义传统和美丽联系起来，对抗英国殖民者的妖魔化描写。“被偷走的孩子”是叶芝最受欢迎的抒情诗之一，诗歌四节末尾都重复“因为人世充溢着你无法明白的悲愁”，悲愤凄切之至，令人动容。1889年1月，莫德·冈——

一位影响了叶芝一生的女性——慕名到伦敦造访叶芝，诗人为她的天生丽质和独特气质所深深吸引，很快坠入爱河，“我一生的烦恼开始了”。诗人与冈对正统宗教有相同看法，“诗人很快把她看成自己精神信仰的化身”(p.13)。叶芝与冈的“世纪爱情”早已成为世界文坛的佳话，晚年时冈写信给叶芝说，世界会因为她没有嫁给他而感谢她的。诗人一生多次向冈求爱都遭到拒绝，爱的失望与痛苦伴随着诗人一生的大半光景，叶芝也因此而留给了世界一篇篇感情真挚、思想深邃、格调高尚的爱情绝唱。叶芝的第一部戏剧《凯瑟林伯爵夫人》就是为冈写的，高度赞扬了爱尔兰民族的传统精神。

由于对神秘主义的倾心和受到前辈诗人布莱克的影响，叶芝对诗歌中的象征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以致后来他相信象征可以赋予诗歌力量，就像魔法咒语一样，这种力量能够让读者和诗人与宇宙精神相连接。1895年诗人出版的《诗集》中，“玫瑰”这一象征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玫瑰唤起了一种与美、爱和女性紧密相连的永恒力量”(p.20)。《诗集》还包括了其他一些脍炙人口的优美名篇，如：《茵尼斯弗里岛》、《当你老了》、《谁与弗格斯同去》等。《茵尼斯弗里岛》被认为是叶芝最具浪漫色彩的诗歌，茵尼斯弗里就是斯莱戈的吉尔湖中的一个岛屿。在诗人的笔下，那简直是一块美丽而宁静的仙景，“我将享有一些宁静，那里宁静缓缓滴零”。诗里的意象如“柳条屋”、“云豆架”、“蜜蜂巢”、“蟋蟀”、“红雀”等等，清新、明朗而具体，仿佛让人能闻到泥土的芬芳，整首诗歌充满质朴的乡土气息，生动、瑰丽、迷人。因为“在每日每夜”“我总是听见湖水轻舔湖岸的声音”，“我都在内心深处听见那悠悠的水声”，诗歌首尾重复“现在我要起身离去”，强烈的向往之心呼之欲出。本书作者运用后殖民理论对《茵尼斯弗里岛》提出了新的解释：由于诗歌描写了真实的爱尔兰风景——斯莱戈的一个岛屿，故而表达了诗人深切的民族情怀，是对英国殖民者妖魔化爱尔兰的一种政治文化反击(p.21)。

《神秘的玫瑰》(1897)和《苇间风》(1899)标志着叶芝早期艺术达到顶峰，后者是他一生最为骄人的诗歌精品之一。《苇间风》运用象征手法强烈地表达出爱情受挫后的沮丧、哀伤和忧愁，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能

从诗行中清晰地感受到那颗受伤心灵的震颤。诗可以怨。悲戚的诗句来自于生命的不幸。至1895年，年届30的叶芝尽管已是大有影响的青年诗人并因倡导复兴爱尔兰文艺而名声远扬，“但他仍是一个30岁还同父母住在一起的单身汉，感情与性欲的压抑以及经济拮据让他备受折磨”（p.24）。由于和情人冈的关系不和，诗人在这段时期曾与O·莎士比亚等多名女性有过或深或浅的交往，而其中复杂的感情纠葛更增加了本来就敏感而忧郁的诗人的情感负荷（pp23-26）。“不管原因何在，但是结果确是这些经历在诗人意识里形成了对性的深深的恐惧感。”（p.26）诗人也因此放弃了唾手可得的莎士比亚而转向永远无法得到的冈，而冈的一再拒绝使诗人深受打击，写下了《恋人伤悼失恋》、《他愿所爱已死》等名篇。此后，“玫瑰”虽然还在诗中出现，但已不再大写“R”，诗人对女性的看法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叶芝是一位永远追求创新的诗人。1900年到1915年，叶芝逐渐摒弃了早期的那种朦胧、虚幻的浪漫主义诗歌路子，在戏剧和诗歌中展示出一种坚实和冷峻的风格，到《责任和其他诗歌》（1916）中已达到完美的境界。1896年叶芝结识了格雷戈里夫人和剧作家约翰·辛格。由于格雷戈里夫人对爱尔兰民间文学和爱尔兰民族文学的极大热情和兴趣，他们开始共同筹建爱尔兰民族剧院，这标志着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的开端。1902年，爱尔兰民族剧团成立；1904年，他们又建立了上演爱尔兰戏剧的阿贝戏院。叶芝为剧院撰写了大量的剧本，包括《凯瑟林·尼·霍利安》、《国王的门槛》、《贝里海滨》。此间叶芝发展了自己的戏剧理论，他不认同萧伯纳等人建立的“现实的”戏剧传统（p.46），而追求把戏剧惯例上对行动和冲突的强调同视角和语言上模式的最小化结合。他指出戏剧应该通过把一切“最小化”这一路径、只保留突出特征的表现方式来实现戏剧表现的最大化。叶芝还把这一理论运用到诗歌创作中：不再层层构造象征，而是使用普通言语来构成意象。《在七片树林里》（1904）中有一首诗叫《亚当所受的诅咒》，抒发了诗人失去爱人的痛苦：“你美丽动人，/我也竭尽心力/用古老的崇高方式把你热爱；/那似曾很幸福，然而我们已经/像那空洞的残月一样心灰意冷”。“措辞、句法、节奏和声音都变得更加简单、直接而具有感染力”（p.47）。这部诗集中被很多批评家高度评价的抒情诗，“现在看来，

正是现代主义诗人拒绝十九世纪理想主义和语言华丽的诗歌的转折点”(p.49)。《绿色头盔及其他》(1910)则充分显示出诗人“面具理论”的魅力。叶芝的面具是“一个刻意想象出的普通自我所缺少的质构成的第二个自我,因而能够与普通的自我对决”(p.53)。从抒情的角度看,它不再是单一的自我抒情,而是非个人化的第三者的抒情,这些乞丐、小丑、老人甚至玩偶等“第三者”时而观察,时而评价,显示出一定的客观性,但是背后总有一个思想着的叶芝,从而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是叶芝对现代抒情诗的独特贡献。

《责任》(1914)展现出叶芝诗歌风格的重要变化。它包含了更多的主题,语言直接、讽刺辛辣。《1913年9月》记叙了他对爱尔兰政治家幻想的破灭:“浪漫的爱尔兰已经死了完了,随着奥利里进了坟墓”。《外衣》则清楚地表明诗人改变诗风格的自觉意识:“歌,就让他们拿去,/因为需有更大的勇气/才敢赤身行走。”不要任何掩饰,敢于赤身行走,“五彩的外衣”任别人拿去,表明诗人要写得坚实、硬朗、透亮,这正是现代主义诗人庞德、艾略特等所追求的目标。叶芝现代主义诗风的形成,本身与E·庞德也密切相关,庞德在1913-1916年间担任叶芝的秘书,他不仅“鼓励叶芝继续进行诗歌风格的革新”,(p.58)而且还动手修改过叶芝的诗歌并拿去发表在《诗刊》,叶芝接受了庞德关于在诗歌中使用精确意象和清晰语言的建议。

1916年复活节,爱尔兰共和国兄弟会和公民军的战士们发动了一次反英国起义并宣布建立爱尔兰共和国。起义很快被镇压,包括冈的丈夫麦克布莱德在内的16名起义将领被处死。叶芝为这场起义写下了名篇《1916年复活节》。起义是不幸的,甚至是可怕的,但却是悲壮的,因而是美的:

“是变了,彻底的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冈的丈夫被杀后,诗人专程到法国最后一次向他的“灵魂伴侣”(soulmate)求婚,遭拒后转向冈的女儿伊丝尔特求婚,亦被拒绝。1917年10月,叶芝与24岁的英国女子乔治·海德里斯(George Hyde-Lees)结婚,诗人长期的内心孤独和恐惧得到缓减。

“婚姻给他带来了爱、女儿和舒适的家庭生活。”(p.65)后来妻子的“自动写作”(Automatic Writing)影响了叶芝,两人对神秘主义有着共同爱好,通灵学说和超自然的冥思成为叶芝晚年创作的灵感来源。若想理解叶芝晚

年诗作的奥妙，就必须要了解他于1925年出版的《幻象》一书的神秘主义思想体系。

叶芝后期的诗歌和戏剧重新焕发出上世纪90年代作品的那种炽热的感情，但这时期作品中却包含了尖锐的批判意识和明显的怀疑倾向。作品的激情来源于“复活节”“可怕的美”，来源于诗人结婚后释放出的情感和神秘力量，来源于诗人获得广泛的国际声誉如诺贝尔文学奖。叶芝在艺术、身份建构、家庭、宗教等方面越来越成功。但是，他没有能够复活他的这些个人胜利所依托的统一的爱尔兰传统。

初版的《库勒的野天鹅》(1917)未有新的突破，但与诗集同名的《库勒的野天鹅》一诗却以“发人深思的意象、美妙的音乐、易于理解的假设而成为诗人最易理解、最具雄辩的经典力作之一”(p.67)。1918-1922年间，叶芝一家人主要住在牛津。他们夫妇专注于“自动写作”。乔治对叶芝的精神引导先集中在灵魂转世的二十八个轮回及死亡后的历程，后转向历史问题——描绘出欧洲历史的循环，指出这种历史循环由指引个人命运的主客观推动力的更大的摆动循环所控制。这种转向对诗人在1921年出版的两部新书即《迈克尔·罗巴茨和舞蹈者》与《为舞蹈家写的四个剧本》有深远的影响。前者包含一组政治诗，直接表达诗人对“复活节起义”的回应。其中，《十六个死者》和《玫瑰树》弥漫着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愤怒之情。《基督重临》一诗则是叶芝在《幻象》中所谓历史循环论的诗性表述。诗人认为历史就像旋转的车轮，每两千年循环一次，在新纪元来临之前，世界就会处在一片混乱之中。

叶芝是一位现代主义诗人吗？这个问题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作者简略概述了同意和否定的意见(pp80-81)后敏锐指出：批评家们一致同意叶芝的《塔楼》(1928)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新世纪的诗作。其中《丽达与天鹅》是一首象征主义名诗。诗人借助古希腊有关宙斯化为天鹅与人间美女丽达交合的神话，探索神的智慧与凡人的美如何结合以及新的文明是如何开启的。女性主义者经常批评这首诗歌把“强奸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尤其反对丽达‘松开大腿’所暗示的默许”(p.89)。而在本书作者看来，这首诗可以理解为诗人对当时爱尔兰伪道德的激烈反抗——这股力量

导致政府禁止离婚和查禁“低级”的出版物。《驶向拜占庭》则探讨了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以及如何通过艺术达到永恒。拜占庭是个理想的世界，在那里灵与肉、艺术与现实、物质与精神达到统一和完美。但作者的分析又不止于此，他说尽管诗人开初可能站在超越尘世欲望的边缘，但仔细分析便发现“超越”有“潜在的困难”，因为“当他把拒绝‘那个——国度’与其身体的破碎状态相联系时，他暗含这样的意思：如果他还年轻，他将会幸福地歌颂性、出生与死亡”（pp82-83）。

1933年出版的《盘旋的楼梯及其他诗歌》接续了《塔楼》中某些诗歌的主题，如“拜占庭”和“一个女人的青年和老年”等，但是前者决不是后者的翻版。在《塔楼》中诗人告诉读者，人老时应该放弃肉体 and 物质追求而转向灵魂，但《盘旋的楼梯及其他诗歌》要表达的是：肉体与物质“是为灵魂在重生中能得到净化而准备的必要形式，因而是我们走向永恒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方面”（p.94）。《疯简组诗》可能是“本部诗集中最优秀的篇章”（p.99），简的话语似是而非，却充满讽刺与智慧，“她是一个十分可怕的讽刺家”。叶芝试图说明，智慧就在如简这样普普通通的人中，如乞丐和傻瓜，而不在那些正统的人物（如主教）身上。

叶芝在生命的最后六年里做了一些让后人不解也历来为学界诟病的事情：一是他沉迷所谓“优生学”，特别是与好多位只有他一半岁数的青年女性有过性关系；二是他为法西斯组织“爱尔兰蓝衫”创作了三首军歌。叶芝怎么啦？他突然变成了一个盲目的法西斯主义者和性欲狂了吗？本书作者认为，我们应该仔细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而不要轻易下简单化的结论。通过考察，作者认为叶芝不是法西斯，他支持“爱尔兰蓝衫”的“真实愿望是爱尔兰应由一个有文化的精英人物来领导，这样可以升华乡村群众的感情而抑制城市中产阶级的物质主义追求。这是他三十多年的政治愿望”（p.102）。叶芝最后的两部诗集是《新诗》（1938）和《最后的诗和两个剧本》（1939）。面对30年代在欧洲开始涌动的“非理性的血液溪流”，诗人认为，最合适的回应就是“在悲剧的欢乐中狂笑”。这再一次明确地表达了诗人的历史循环观。后一部作品是作者死亡六个月后由其妹妹整理印行的，是诗人在走完生命前的一个自觉总结；《在布尔本山下》是其开篇之

诗，诗人的重要思想几乎在该诗中都有所表现，特别是诗人再次强调了艺术的高尚使命以及爱尔兰古代文化的辉煌。诗人面临死亡，但他告诉我们要冷眼静观，因为死亡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开端。本诗最后几行永远刻在诗人的墓碑上：“冷眼一瞥/生生死死/骑士，驶过！”1939年1月28日，伟大的叶芝走完了他丰富而多彩的人生历程，1948年他的遗体被运回爱尔兰，遵照诗人的意愿，重葬在故乡斯莱戈脊崖墓园。

三

叶芝的离世标志着爱尔兰诗歌一个时代的终结，在某种意义上也标志着英语诗歌一个时代的结束。叶芝的一生复杂而多彩：漂泊动荡的童年，与莫德·冈一生不解的复杂情感，与王尔德、萧伯纳等大师比肩论文，沉迷于神秘主义，站在世界文坛的最巅峰，卷入风云变幻的爱尔兰政坛，等等。复杂的人生经历作用于诗人精细的感知神经，弹奏出一曲曲繁复而动人的乐章。叶芝的一生留下十分丰硕的诗歌、戏剧、散文和评论。一百多年来，全世界难以计数的学者、评论家孜孜不倦乃至毕其终身投入到整理、研究叶芝的作品之中，形成蔚为大观的“叶学”。本书最后一部分就是力图理清西方“叶学”的大致轮廓和基本脉络，包括介绍各种版本的叶芝诗集、书信集和叶芝传记，评介近百年叶芝研究的主要著作。这也是这部“评介”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叶芝研究在西方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叶芝研究出现第一次高潮是1939年诗人辞世后，研究主力是新批评主将如C·布鲁克斯、A·退特、J·C·兰色姆等。1950年J·赫尔和M·斯登曼合作编辑了《永远的叶芝》，收集了三四十年代新批评评论家的主要论述。这些评论体现了新批评“细读”特点，即更多是围绕具体文本进行解读，基本上很少考虑文本外的因素。50年代左右，叶芝研究呈现新变化：N·弗莱极有影响的《叶芝与象征主义诗歌的语言》（1947）“关注诗人与象征主义的联系”（p.120），E·埃尔曼的《叶芝的身份》（1954）聚焦于叶芝一生诗歌艺术风格和主题的发展；T·R·亨恩的《孤独的塔》（1950）则从神秘主义、西方哲学、绘画以及文学传统等方面阐明《幻象》和叶芝其他作品的思想渊源，1970年H·布鲁